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九十二

內閣中書_臣瞿_瞿煦_煦覆_覆勘_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 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九十二

志第六十八

兵四

清理軍伍

賞功

車船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訓練

火器

馬政

明初梁集令行民出一丁為軍衛所無缺伍且有羨丁未幾大都督府言起吳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餘於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懲戒小旗逃所隸三人降為軍上至總旗百戶千戶皆視逃軍多寡奪俸降革其從征在外者罰尤嚴十六年命五軍府檄外衛所速逮缺伍士卒給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之明年從兵部尚書俞綸言京衛軍戶絕者毋冒取同姓及同姓之親令有司覈實發補府衛毋特遣

人二十一年詔衛所覈實軍伍有匿已子以養子代者
不許其秋令衛所著軍士姓名鄉貫為籍具載丁口以
便取補又置軍籍勘合分給內外軍士遇點閱以為驗
成祖即位遣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垛集軍更代
法初三丁已上垛正軍一別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
至是令正軍貼戶更代貼戶單丁者免當軍家蠲其一
丁徭洪熙元年興州左屯衛軍范濟極言勾軍之擾富
峪衛百戶錢興奏言祖本涿鹿衛軍死父繼以功授百

戶臣已襲父職而本衛猶以臣祖為逃軍屢行勾取帝
謂尚書張本曰軍伍不清弊多類此已而宣宗立軍弊
益滋黜者徃徃匿其籍或誣攘良民充伍帝諭兵部曰
朝廷於軍民如舟車任載不可偏重有司宜審實毋混
乃分遣吏部侍郎黃宗載等清理天下軍衛三年赦給
事御史清軍定十一條例榜示天下明年復增為二十
二條五年從尚書張本請令天下官吏軍旗公勛自洪
永來勾軍之無踪者豁免之六年令勾軍有親老疾獨

子者編之近地餘丁赴工逋亡者例發口外改為罰工
一年示優恤焉八年免蘇州衛抑配軍百五十九人已
食糧止令終其身者千二百三十九人先是蘓常軍戶
絕者株累族黨動以千計知府況鍾言於朝又常州民
訴受抑為軍者七百有奇故特敕巡撫侍郎周忱清理
正統初令勾軍家丁盡者除籍逃軍死亡及事故者或
家本軍籍而偶同姓名里胥挾讐妄報冒解或已解而
赴部聲寃者皆與豁免定例補伍皆發極邊而南北人

互易大學士楊士奇謂風土異宜瀕於夭折請從所宜
發戍署兵部侍郎鄺埜以為紊祖制寢之成化二年山
西巡撫李侃復請補近衛始議行十一年命御史十一
人分道清軍以十分為率及三分者最不及者殿時以
罪謫者逃故亦勾其家丁御史江昂謂非罰弗及嗣之
義乃禁之嘉靖初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數十家勾攝經
數十年者丁口已盡猶移覆紛紜不已兵部尚書胡世
寧請屢經清報者免勾又避役之人必緩急難倚急改

編原籍衛所有缺伍則另選舍餘及犯罪者充補犯重
發邊衛者責賣家產闔房遷發使絕顧念庶衛卒皆土
著而逃亡益鮮帝是其言具後用主事王學益議製勾
單立法詳善久之停差清軍御史寬管解逃軍及軍赴
衛違限之科清軍官日玩愒文卷磨滅議者復請申飭
萬厯三年給事中徐貞明言勾軍東南資裝出於戶丁
解送出於里遞每軍不下百金大困東南之民究無補
於軍政宜視班匠例免其解補而重徵班銀以資召募

使東南永無勾補之擾而西北之行伍亦充鄖陽巡撫
王世貞因言有四便應勾之戶樂於就近不圖避匿便
一各安水土不至困絕便二近則不逃逃亦易追便三
解戶不至破家便四而兵部卒格貞明議不行後十三
年南京兵部尚書郭應聘復請各就近地南北改編又
言應勾之軍南直隸至六萬六千餘株連至二三十萬
人請自天順以前竟與釋免報可遠近皆悅然改編令
下求改者相繼明年兵部言什伍漸耗邊鎮軍人且希

圖脫伍有旨復舊而應聘之議復不行凡軍衛掌於職
方而勾清則武庫主之有所勾攝自衛所開報先覈鄉
貫居止內府給批下有司提本軍謂之跟捕提家丁謂
之勾捕間有恩恤開伍者洪武二十三年令應補軍役
生員遣歸卒業宣德四年上虞人李志道充楚雄衛軍
死有孫宗臯宜繼時已中鄉試尚書張本言於帝得免
如此者絕少戶有軍籍必仕至兵部尚書始得除軍士
應起解者皆僉妻有津給軍裝解軍行糧軍丁口糧之

費其冊單編造皆有恒式初定戶口收單勾清三冊嘉靖三十一年又編四冊曰軍貫曰兜底曰類衛類姓其勾軍另給軍單蓋終明世於軍籍最嚴然弊政漸叢而擾民日甚

明太祖起布衣策羣力取天下即位後屢命元勛宿將分道練兵而其制未定洪武六年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槍刀步兵必善弓弩槍步射以十二矢之半遠可到近可中為程

遠可到將弁百六十步軍士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
穀弩以十二矢之五遠可到蹶張八十步划車六十步
槍必進退熟習在京衛所以五千人為率取其一指揮
以下官領赴御前驗試餘以次番試在外都司衛所每
衛五千人取五之一千戶以下官領赴京驗試餘以次
番試軍士步騎皆善將領各以其能受賞否則軍士給
錢六百為道里費將領自指揮使以下所統軍士三分
至六分不中者次第奪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為軍

止都指揮軍士四分以上不中奪俸一年六分以上罷
職後十六年令天下衛所善射者十選一於農隙分番
赴京較閱以優劣為千百戶賞罰邊軍本衛較射二十
年命衛士習射於午門丹墀明年復令天下衛所馬步
軍士各分十班將弁以廕叙久次陞者統之冬月至京
閱試指揮千百戶年深慣戰及屯田者仍免先下操練
法俾遵行不如法及不嫻習者罰明年詔五軍府比試
軍士分三等賞鈔又各給鈔三錠為路費不中者亦給

之明年再試不如式軍移戍雲南官謫從征總小旗降
為軍武臣子弟襲職試騎步射不中程令還衛署事與
半俸二年後仍試如故者亦降為軍文皇即位五駕北
征六師嘗自較閱又嘗敕秦晉周肅諸王各選護衛軍
五千命官督赴真定操練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
守將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衛遣將統馬步
軍分駐真定德州操練候赴京閱視景泰初立十團營
給事中鄧林進軒轅圖即古八陣法也因用以教軍成

化間增團營為十二命月二次會操起仲春十五日止
仲夏十五日秋冬亦如之宏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
申明洪永操法五日內二日走陣下營三日演武武宗
好武勇每令提督坐營官操練又自執金鼓演四鎮卒
然大要以恣馳騁供嬉戲非有實也嘉靖六年定下營
布陣止用三疊陣及四門方營又令每營選槍刀箭牌
銃手各一二人為教師轉相教習及更營制分兵三十
枝設將三十員各統三千人訓練擇精銳者名選鋒厚

其校藝之賞總督大臣一月會操者四餘日營將分練協理大臣及巡視給事御史隨意入一營校閱賞罰因以擇選鋒帝又置內營於內教場練諸內使隆慶初命各營將領以教練軍士分數多寡為黜陟全營教練者加都督僉事以次減全不教練者降祖職一級革任回衛三年內教練有成操協大臣獎諭恩錄無功績者議罰規制雖立然將卒率偷惰操演徒為具文先是浙江叅將戚繼光以善教士間嘗調士兵製駕為陣破倭至

是已官總兵穆宗從給事中吳時來請命繼光練兵薊門薊兵精整者數十年繼光嘗著練兵實紀以訓士一曰練伍首騎次步次車次輜重先選伍次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曰練膽氣使明作止進退及上下統屬相友相助之義三曰練耳使明號令四曰練手足使熟技藝五曰練營陣詳布陣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終之以練將後多遵用之

賞功之制太祖時大賞平定中原征南諸將及雲南越

州之功賞格雖具然不豫為令惟二十九年命沿海衛所指揮千百戶獲倭一船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五十兩鈔五十錠軍士水陸禽殺賊賞銀有差永樂初以將士久勞命禮部依太祖陞賞例叅酌行之乃分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其賞之輕重次第率臨時取旨亦不豫為令十二年定凡交鋒之際突出敵背殺敗賊衆者勇敢入陣斬將搃旗者本隊已勝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為奇功齊力前

進首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敗賊者皆為
首功軍行及營中禽獲奸細者亦准首功餘皆次功又
立功賞勘合定四十字曰神威精勇猛強壯毅英雄克
勝兼超捷奇功奮銳鋒智謀宣妙略剛烈效忠誠果敢
能安定揚名顯大勲編號用寶貯內府印綬監當是時
稽功之法甚嚴正統十四年造賞功牌有奇功頭功齊
力之分以大臣主之凡挺身突陣斬將奪旗者與奇功
牌生禽衛拉特或斬首一級與頭功牌雖無功而被傷

者與齊力牌蓋專為衛拉特設也是後將士有功行賞視立功之地準例奏行北邊為上東北邊次之西番及苗蠻又次之內地反賊又次之世宗時苦倭甚故海上功比北邊尤為最北邊自甘肅迤東抵山海關成化十四年例一人斬一級者進一秩至三秩止二人共斬者為首進秩同壯男與實授幼弱婦女與署職為從及四級以上俱給賞領軍官部下五百人者獲五級進一秩領千人者倍之正德十年重定例獨斬一級者陞一秩

三人共者陞署一秩俱從給賞四五六人共者首給賞從量賞二人共斬一幼敵者首視三人例從量賞不願陞者每實授一秩賞銀五十兩署職二十兩嘉靖十五年定領軍官千把總加至三秩止都指揮以上止陞署職二級餘加賞東北邊初定三級當北邊之一萬厯中改與北邊同番寇苗蠻亦三級進一秩實授署職視北邊十級一上并不及數者給賞萬厯三年令陝西番寇功視成化中例軍官千總領五百人者部下斬三十級

領千人者六十級把總領五百人者十級領千人者三十級俱進一秩至三秩止南方蠻賊宣德九年例三級以上及斬獲首賊俱陞一秩餘加賞正德十六年定軍官部下斬百級者陞署一秩三百級者實授一秩四百級者陞一秩餘功加賞倭賊嘉靖三十五年定斬倭首賊一級陞實授三秩不願者賞銀百五十兩從賊一級授一秩漢人協從一級署一秩陣亡者本軍及子實授一秩海洋遇賊有功均以奇功論萬歷十二年更定視

舊例少變以賊衆及船之多寡為功賞之差復定海洋
征戰無論倭寇海賊勘是奇功與世襲雲南夷賊禽斬
功次視倭功內地反賊成化十四年例六級陞一秩至
三秩止幼男婦女及十九級以上與不及數者給賞正
德七年定流賊例名賊一級授一秩世襲為從者給賞
次賊一級署一秩從賊三級及陣亡者俱授一秩世襲
重傷回營死者署一秩又以割耳多寡論功最多者至
陞二秩世襲先是五年寧夏功後嘉靖元年江西功俱

視流賊例崇禎中購闖獻以萬金爵封侯餘賊有差以賊勢重變常格也其俘獲人畜器械成化例俱給所獲者其論功陞秩成化十四年例軍士陞一秩為小旗舍人陞一秩給冠帶以上類推嘉靖四十三年定都督等官無階可陞者所應襲男廕冠帶萬厯十三年定都指揮使陞秩者不授都督賞銀五十兩陞俸者半之其有司民兵隆慶六年定視軍人例自洪宣以後賞格皆以漸級多少豫定條例漸多倖弊日啓正德間副使胡世

寧言兩軍格鬪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級其獲級者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掠逃出之人非真功也宜選強明剛正之員為紀功官痛懲此弊時弗能行故事鎮守官奏帶例止五名後領兵官所奏有至三四百名者不在斬馘之例別立名目曰運送神鎗曰齎執旗牌曰衝鋒破敵曰三次當先曰軍前効勞冒濫之弊至斯極已

古所謂礮皆以機發石元初得西域礮攻金蔡州城始

用火然造法不傳後亦罕用至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製用生熟赤銅相間其用鐵者建鐵柔為最西鐵次之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隨宜而用為行軍要器永樂十年詔自開平至懷來宣府萬全興和諸山頂皆置五礮架二十年從張輔請增置於山西大同天城陽和朔州等衛以禦敵然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慎惜之宣德五年敕宣府總兵官譚廣神銃國家所

重在邊墩堡量給以壯軍威勿輕給正統六年邊將黃
真楊洪立神銃局於宣府獨石帝以火器外造恐傳習
漏泄敕止之正統末邊備日亟御史楊善請鑄兩頭銅
銃景泰元年巡關侍郎江潮言真定藏都督平安火傘
上用鐵鎗頭環以響鈴置火藥甬三發之可潰敵馬應
州民師翔製銃有機頃刻三發及三百步外俱試驗之
天順八年延綏叅將房能言麓川破賊用九龍筒一線
然則九箭齊發請頒式各邊至嘉靖八年始從右都御

史汪鉉言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佛郎機者國名也正德末其國舶至廣東白沙巡檢何儒得其制以銅為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五百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糜碎二十五年總督軍務翁萬達奏所造火器兵部試之言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飛俱使用母子火獸布地雷礮止可夜劫營御史張鐸亦進十眼銅礮大彈發及七百步小彈

百步四眼鐵鎗彈四百步詔工部造萬厯中通判華光大秦其父所製神異火器命下兵部其後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礮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天啓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崇禎時大學士徐光啓請令西洋人製造發各鎮然將帥多不得人城守不固有委而去之者及流寇犯闕三大營兵不戰而潰鎗礮皆為賊有反用以攻城城上亦發礮擊賊時中官已多異志皆空器貯藥取聲震而已明置兵

仗軍器二局分造火器號將軍者自大至五又有奪門
將軍大小二樣神機礮襄陽礮蓋口礮碗口礮旋風礮
流星礮虎尾礮石榴礮龍虎礮毒火飛礮連珠佛郎機
礮信礮神礮礮裡礮十眼銅礮三出連珠礮百出先鋒
礮鐵捧雷飛礮火獸布地雷礮碗口銅鐵銃手把銅鐵
銃神銃斬馬銃一窩鋒神機箭銃大中小佛郎機銅銃
佛郎機鐵銃木廂銅銃筋繳棒皮鐵銃無敵手銃鳥嘴
銃七眼銅銃千里銃四眼鐵鎗各號雙頭鐵鎗夾把鐵

手鎗快鎗以及火車火傘九龍筒之屬凡數十種正德嘉靖間造最多又各邊自造自正統十四年四川始其他刀牌弓箭槍弩狼筈蒺藜甲冑戰襖在內有兵仗軍器鍼工鞍轡諸局屬內庫掌於中官在外有盔甲廠屬兵部掌以郎官京省諸司衛所又俱有雜造局軍資器械名目繁夥不具載惟火器前代所少故特詳焉

中原用車戰而東南利舟楫二者於兵事為最要自騎兵起車制漸廢洪武五年造獨轆車北平山東千輛山

西河南八百輛永樂八年北征用武剛車三萬輛皆惟以供餽軍至正統十二年始從總兵官朱冕議用火車備戰自是言車戰者相繼十四年給事中李侃請以羸車千輛鐵索聯絡騎卒處中每車翼以刀牌手五人賊犯陣刀牌手擊之賊退則開索縱騎帝命造成祭而後用下車式於邊境用七馬駕寧夏多溝壑總兵官張泰請用獨馬小車時以為便箭工周四章言神機鎗一發難繼請以車載鎗二十箭六百車首置五鎗架一人推

二人扶一人執爨試可乃造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請倣古制為偏箱車轆長丈三尺濶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銃出則左右相連前後相接鈎環牽互車載衣糧器械并鹿角二屯處十五步外設為藩每車鐵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無事輪番推挽外以長車二十載大小將軍銃每方五輛轉輸樵採皆在圍中又用四輪車一列五色旗視敵指揮廷議此可以守難於攻戰命登酌行蘭州守備李進請造獨輪小車上施皮屋前

用木板畫獸面鑿口置椀口銃四鎗四神機箭十四樹
旗一行為陣止為營二年吏部郎中李賢請造戰車長
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圍箱板穴孔置銃上闢小牕每
車前後占地五步以千輛計四方可六十里芻糧器械
輜重咸取給焉帝令亟行成化二年從郭登言製軍隊
小車每隊六輛輛九人二人挽七人番代車前置牌畫
猊首遠望若城壘然八年寧都諸生何京上禦敵車式
上施鐵網網穴發鎗弩行則飲之五十車為一隊用士

三百七十五人十二年左都御史李賓請造偏箱車與鹿角叅用兵部尚書項忠請驗閱以登高陟險不便已之十三年從甘肅總兵官王璽奏造雷火車中立樞軸旋轉發礮二十年宣大總督余子俊以車五百輛為一軍每輛卒十人車隙補以鹿角既成而遲重不可用時人謂之鷓鴣軍宏治十五年陝西總制秦紘請用隻輪車名曰全勝長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衝敵陣十六年間住知府范吉獻先鋒霹靂車嘉靖十一年南京給事

中王希文請倣郭固韓琦之制造車前銳後方上置七鎗為櫓三層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載甲兵止為營陣下邊鎮酌行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復言全勝車之便而稍為損益用四人推挽所載火器弓弩刀牌以百五十斤為準箱前畫狻猊旁列虎盾以護騎士命從其制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營教演兵車共四千輛每輛步卒五人神鎗夾靶鎗各二自正統以來言車戰者如此然未嘗一當敵至隆慶中戚繼光守薊門奏練兵車

七營以東西路副總兵及撫督標共四營分駐建昌遵
化石匣密雲薊遼總兵二營駐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
昌平每營重車百五十有六輕車加百步兵四千騎兵
三千十二路二千里間車騎相兼可禦敵數萬穆宗薨
之命給造費然特以遏衝突施火器亦未嘗以戰也是
後遼東巡撫魏學曾請設戰車營倣偏箱之制上設佛
郎機二下置雷飛礮快鎗六每車步卒二十五人萬厯
末經略熊廷弼請造雙輪戰車每車火礮二翼以十卒

皆持火鎗天啓中直隸巡按御史易應昌進戶部主事
曹履吉所製鋼輪車小衝車等式以禦敵皆罕得其用
大約邊地險阻不利車戰而舟楫之用則東南所宜舟
之制江海各異太祖於新江口設船四百永樂初命福
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又命江楚兩浙及鎮江諸府
衛造海風船成化初濟川衛楊渠獻槳舟圖皆江舟也
海舟以舟山之烏槽為首福船耐風濤且禦火浙之十
裝標號軟風蒼山亦利追逐廣東船鐵栗木為之視福

船尤巨而堅其利用者二可發佛郎機可擲火毬大福船亦然能容百人底尖上濶首昂尾高柁樓三重帆桅二傍護以板上設木女牆及礮牀中為四層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門中置水櫃揚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臺穴梯而登傍設翼板可憑以戰矢石火器皆俯發可順風行海蒼視福船稍小開浪船能容三五十人頭銳四槳一櫓其行如飛不拘風潮順逆艫船視海蒼尤小蒼山船首尾皆濶帆櫓並用櫓設船傍近

後每傍五枝每枝五跳跳二人以板開跳上露首於外
其制上下三層下實土石上為戰場中寢處其張帆下
椗皆在上層戚繼光云倭舟甚小一入裏海大福海蒼
不能入必用蒼船逐之衝敵便捷溫人謂之蒼山鐵也
沙鷹二船相需成用沙船可接戰然無翼蔽鷹船兩端
銳進退如飛傍釘大茅竹竹間牕可發銃箭牕內艙外
隱人以盪槳先駕此入賊隊沙船隨進短兵接戰無不
勝漁船至小每舟三人一執布帆一執槳一執鳥嘴銃

隨波上下可掩賊不備網梭船定海臨海象山俱有之
形如梭竹桅布帆僅容二三人遇風濤輒舁入山麓可
哨探蜈蚣船象形也能駕佛郎機銃底尖面濶兩傍楫
數十行如飛兩頭船旋轉在舵因風四馳諸船無逾其
速蓋自嘉靖以來東南日備倭故海舟之制特詳備云
明制馬之屬內厰者曰御馬監中官掌之牧於大壩蓋
倣周禮十有二閑意牧於官者為太僕寺行太僕寺苑
馬寺及各軍衛即唐四十八監意牧於民者南則直隸

應天等府北則直隸及山東河南等府即宋保馬意其
曰備養馬者始於正統末選馬給邊邊馬足而寄牧於
畿甸者也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官牧
之地曰草場或為軍民佃種曰熟地歲徵租佐牧人市
馬牧之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抽發
軍苑馬分三等上苑萬中七千下四千一夫牧馬十匹
五十夫設圍長一人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
之三歲寺卿偕御史印烙鬻其羸劣以轉市邊衛營堡

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則掌於行寺卿邊用不足又以茶易於番以貨市於邊其民牧皆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既曰種馬按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此其大凡也初太祖都金陵令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洪武六年設太僕寺於滁州統於兵部後增滁陽五牧監領四十八羣已為四十監旋罷惟存天長大興舒城三監置草場於湯泉滁州等地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五軍養一馬馬歲生駒

一歲解京既而以監牧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復其身太僕官督理歲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報重駒歲終考馬政以法治府州縣官吏凡牝曰兒牝曰騾兒一騾四為羣羣頭一人五羣羣長一人三十年設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定牧馬草場永樂初設太僕寺於北京掌順天山東河南舊設者為南太僕寺掌應天等六府二州四年設苑馬寺於陝西甘肅統六監監統

四苑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所統視陝西甘肅十二年令北畿民計丁養馬選居閒官教之畜牧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二匹為事編發者七戶一匹得除罪尋以寺卿楊砥言北方人戶五丁養一免其田租之半薊州以東至南海等衛戍守軍外每軍飼種馬一又定南方養馬例鳳廬揚滁和五丁一應天太鎮十丁一淮徐初養馬亦以丁為率十八年罷北京苑馬寺悉牧之民洪熙元年令民牧二歲徵一駒免草糧之半自

是馬日蕃漸散於隣省濟南兗州東昌民養馬自宣德四年始也彰德衛輝開封民養馬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已而也先入犯取馬二萬寄養近京充團營騎操而盡以故時種馬給永平等府景泰三年令兒馬十八歲騾馬二十歲以上免算駒成化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徵銀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是時民漸苦養馬六年吏部侍郎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為生也自豪右莊田漸多養馬漸

不足供洪熙初改兩年一駒成化初改三年一駒馬愈
削民愈貧然馬卒不可少乃復兩年一駒之制民愈不堪
請敕邊鎮隨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遘軍民交益者便
宜處置時馬文升撫陝西又極論邊軍償馬之累請令
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歲輸銀一錢以助賠償
雖皆允行而民困不能舒也繼文升撫陝者蕭禎請省
行太僕寺兵部覆云洪永時設行太僕及苑馬寺凡茶
馬番人貢馬悉收寺苑放牧常數萬匹足充遘用正統

以後北敵屢入抄掠馬遂日耗言者每請裁草是惜小費而忘大計於是敕諭禎但令加意督察而北畿自永樂以來馬日滋輒責民牧民年十五者即養馬太僕少卿彭禮以戶丁有限而課駒無窮請定種馬額會文升為兵部尚書奏行其請乃定兩京太僕種馬兒馬二萬五千騾馬四之二年納駒著為令時宏治六年也十五年冬尚書劉大夏薦南京太常卿楊一清為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一清奏言我朝以陝右宜牧設監苑跨

二千餘里後皆廢惟存長樂靈武二監今牧地止數百里然以供西邊尚無不足但苦監牧非人牧養無法耳兩監六苑開城安定水泉便利宜為上苑牧萬馬廣寧萬安為中苑黑水草場逼窄清平地狹土瘠為下苑萬安可五千廣寧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百六苑馬給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足供三邊用然欲廣孳息必多蓄種馬宜增滿萬匹兩年一駒五年可足前數請支太僕馬價銀四萬二千兩於平慶臨鞏買種馬七

千又養馬恩隊軍不足請編流亡民及問遣回籍者且
視恩軍例凡發邊衛充軍者改令各苑牧馬增為三千
人又請相地勢築城通商種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還
廐馬既得安敵來亦可收保孝宗方重邊防大夏掌兵
部一清所奏輒行遷總制仍督馬政諸監草場原額十
三萬三千七百餘頃存者已不及半一清覈之得荒地
十二萬八千餘頃又開武安苑地二千九百餘頃正德
二年聞於朝及一清去官未幾復廢時御史王濟言民

苦養馬有一孳生馬輒害之間有定駒賂醫諱之有顯駒墜落之馬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既孳生者已聞官而復倒斃不過納銀三兩孳生不死則飢餓馬日瘦削無濟實用今種馬地畝人丁歲取有定額請以其額數令民買馬而種馬孳生縣官無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輒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駒於民遺母求子矣初邊臣請馬太僕寺以見馬給之自改徵銀馬日少而請者相繼給價十萬買馬萬匹邊臣不能市良馬

馬多死太僕卿儲巘以為言請仍給馬又指陳各邊種
馬盜賣私借之弊語雖切不能從而邊鎮給發日益繁
延綏三十六營堡自宏治十一年始十年間發太僕銀
二十八萬有奇買補四萬九千餘匹寧夏大同居庸關
等處不與焉至德七年遂開納馬例凡十二條九年復
發太僕銀市馬萬五千於山東遼東河南及鳳陽保
定諸府嘉靖元年陝西苑馬少卿盧璧條上馬政請督
逋負明印烙訓醫藥均地差以救目前而闢場廣蓄為

經久計帝嘉納之自後言馬事者頗衆大都因事立說
補救一時而已二十九年俺達入寇太僕馬缺復行正
德納馬例已稍增損之至四十一年遂開例至捐馬授
職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
專為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
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
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
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

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方
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養賣各半
從之太僕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及種
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及張居正作
輔力主盡賣之議自萬厯九年始上馬八兩下至五兩
又折徵草豆地租銀益多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
然一駒馬輒發三十金而州縣以駕馬進其直止數金
且仍寄養於馬戶害民不減曩時又國家有興作賞賚

往往借支太僕銀太僕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羅應鶴請
禁借支二十四年詔太僕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
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朝鮮用兵
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况本寺寄養馬歲
額二萬匹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徵甚少而東征調兌
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
所釐革也崇禎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僕馬價至一
千三百餘萬蓋自萬厯以來罔政大壞而邊牧廢弛愈

不可問既而遼東督師袁崇煥以缺馬請於兩京州縣寄養馬內折三千匹價買之西邊太僕卿涂國鼎言祖宗令民養馬專供京營騎操防護都城非為邊也後來改折無事則易馬輸銀有警則出銀市馬仍是為京師備禦之意今折銀已多給各鎮如并此馬盡折萬一變生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煥請按明世馬政法久弊叢其始盛終衰之故大率由草場興廢太祖既設草場於大江南北復定北邊牧地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

納爾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遼東抵鴨綠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西抵黃河外東歷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衛荒間平埜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以至近邊軍民樵採牧放在邊藩不得自占永樂中又置草場於畿甸尋以順聖川至桑乾河百三十餘里水草美令以太僕千騎令懷來衛卒百人分牧後增至萬二千匹宣德初復置九馬坊於保安州於是兵部奏馬大蕃息以色別而名之其毛

色二十五等其種三百六十其後莊田日增草場日削
軍民皆困於孳養宏治初兵部主事湯冕太僕卿王霽
給事中韓祐周旋御史張淳皆請清覈而旋言香河諸
縣地占於勢家霸州等處俱有仁壽宮皇莊乞罷之以
益牧地雖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諸衛牧場
亦久廢兵部尚書張鑒請復之御史胡海言恐遺地利
遂止京師團營官馬萬匹與旗手等衛上直官馬皆分
置草場歲春末馬非聽用者坐營官領下場放牧草豆

住支秋末回給事御史閱視馬斃軍逃者以聞後上直馬不出牧而騎操馬仍歲出如例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勛以邊警為辭奏免之徵各場租以充公費餘貯太僕買馬於是營馬專仰秣司農歲費至十八萬戶部為詘而草場益廢議者爭以租佃取贏浸淫至神宗時弊壞極矣茶馬司洪武中立於川陝聽西番納馬易茶賜金牌信符以防詐偽每三歲遣廷臣召諸番合符交易上馬茶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下馬五十觔以私茶出者

罪死雖勛戚無貸末年易馬至萬三千五百餘匹永樂中禁稍弛易馬少乃命嚴邊關茶禁遣御史巡督正統末罷金牌歲遣行人巡察邊氓冒禁私販者多成化間定差御史一員領敕專理宏治間大學士李東陽言金牌制廢私茶盛有司又屢以散茶給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馬應宜嚴敕陝西官司揭榜招諭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馬直則得馬必蕃及楊一清督理苑馬遂命并理鹽茶一清申舊制禁私販種官茶四年間易

馬九千餘匹而茶尚積四十餘萬觔靈州鹽池增課五萬九千貯慶陽固原庫以買馬給邊又懼後無專官制終廢也於正德初請令巡茶御史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寺官聽其提調報可御史翟唐歲收茶七十八萬餘觔易馬九千有奇後法復弛嘉靖初戶部請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戶部印發府州縣不得擅印三十年詔給番族勘合然初制訖不能復矣馬市者始永樂間遼東設市三二在開元一在廣寧各去城四十里成化中巡

撫陳鉞復奏行之後至萬厯初不廢嘉靖中開馬市於大同陝邊宣鎮相繼行隆慶五年俺答上表稱貢總督王崇古市馬七千餘匹為價九萬六千有奇其價遼東以米布絹宣大山西以銀市易外有貢馬者以鈔幣加賜之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馬屢遣使市於四方正元壽節內外藩封將帥皆以馬為幣外國土司番部以時入貢朝廷每厚加賜予所以招攜懷柔者備至文帝勤遠畧遣使絕域外國來朝者甚衆然所急者不在馬自

後狃於承平駕馭之權失馬無外增惟恃孳生歲課重
以官吏侵漁牧政荒廢軍民交困矣蓋明自宣德以後
祖制漸廢軍旅特甚而馬政其一云

明史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九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六十九

刑法一

自漢以來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宋採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敕故時輕時重無一是之歸元制取所行一時

之例為條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太祖懲元縱弛之後議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為則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羣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而後乃滋弊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偽之變於是應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初詔內外風憲官以講讀律令一條考校有司其不能曉晰者

罰有差庶幾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視為具文由此奸吏
翫法任意輕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臨時處治者因罪
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
正文者設非謂朝廷可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
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
縱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下詔獄為禍尤烈故緣
明代刑法大畧而以嚴衛終之嚴豎姓名傳不備載列
之於此使有所考焉

明太祖平武昌即漢律令吳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總管官叅知政事楊憲傳璫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為議律官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叅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每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議十二月書成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又恐小民不能

周知命大理卿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
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義頒之
郡縣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
過矣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行官講唐律日進二
十條五年定宦官禁令及親屬相容隱律六年夏刊律
令憲綱頒之諸司其冬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
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及成翰林學士宋濂
為表以進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

書成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廢庫曰
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
名例採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
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
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
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九年太祖覽律條猶有未當者命
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詳議釐正十有三條
十六年命尚書開濟定詐僞律條二十二年刑部言比

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中外
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刑部官取比年所增損者以類
附入改名例律冠於篇首為卷凡三十為條四百有六
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條吏律二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
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役十五條曰田宅十一條曰
婚姻十八條曰倉庫二十四條曰課程十九條曰錢債
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曰祭祀六條曰儀制二十
條兵律五卷曰宮衛十九條曰軍政二十條曰關津七

條曰廩牧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鬪毆二十三條曰罵詈八條曰訴訟十二條曰受贓十一條曰詐偽十二條曰犯姦十條曰雜記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工律二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為五刑之圖凡二首圖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十為一等加減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為一等加減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年半杖七十二年杖

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為
一等加減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

百每五百里為一等加減死刑二絞斬五刑之外徒有

總徒四年

遇例減
一年者

有准徒五年

斬絞雜犯
減等者

流有安置有

遷徙

去鄉一千里杖
一百准徒二年

有口外為民其重者曰充軍充軍

者明初唯邊方屯種後定制分極邊烟瘴邊遠邊衛沿
海附近軍有終身有永遠二死之外有凌遲以處大逆
不道諸罪者充軍凌遲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凡徒流

再犯者流者於原配處所依工樂戶部住法三流並決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即唐宋所謂加役流也徒者於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數年限決訖應役無得過四年次圖七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減一分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減如笞之數笞杖皆以荆條為之皆臀受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減如笞杖之數以荆條為之臀腿受笞杖訊皆長三尺五寸用官降

式較勘母以筋膠諸物裝釘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為長短輕重之數長五尺五寸頭廣尺五寸杻長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鐵為之以繫輕罪者其長一丈鐐鐵連環之以繫足徒者帶以輪作重三斤又為喪服之圖凡八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之輕重其因禮以起義者養母繼母慈母皆服三年毆殺之與毆殺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為容隱者罪得遞減舅姑之服皆斬衰三年毆殺罵詈之者與夫

毆殺罵詈之律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總麻是曰
表兄弟不得相為婚姻大惡有十一謀反曰謀大逆曰
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
曰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賊有六曰監守盜曰常人
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當議者有八曰議
親曰議故曰議功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勤曰議貴曰議
賓太祖諭太孫曰此書首列二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
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即註寬恤之令必易而

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五條以上太祖覽而善之太孫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條例特一時權宜定律不可改不從三十年作大明律誥成御午門諭羣臣曰朕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

頑刊著為令行之既久犯者猶衆故作大誥以示民使
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
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
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及
律誥該載外其雜記大小之罪悉依續罪例論斷編次
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大誥者太祖惠民狃
元習徇私滅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輯官民過犯條為大
誥其目十條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

人輕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為奸曰空引
偷軍曰黔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橐中士夫不為
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復為續編三編皆頒學宮以課
士里置塾師教之因有大誥者罪減等於時天下有講
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遣還自律誥
出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
以減等亦不復論其有無矣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
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

年始頒示天下日久而慮精一代法始定中外決獄一準三十年所頒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載而具於令者法司得援以為證請於上而後行焉凡違令者罪笞特旨臨時決罪不著為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輒引比律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入論罪無正條則引律比附定擬罪名達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大抵明律視唐簡覈而寬厚不如宋至其惻隱之意散見於各條可舉一以推也如罪應加者必賊滿數

乃坐

如監守自盜賊至四十貫絞若止三十九貫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

加極於流三

千里以次增重終不得至死而減至流者自死而之生

無絞斬之別

即唐律稱加就重條

稱日者以百刻稱年者以三百

六十日

如人命辜限及各文書違限雖稍不及一時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稱日以百

刻未老疾犯罪而事發於老疾以老疾論幼小犯罪而

事發於長大以幼小論

即唐律老疾條

犯死罪非常赦所不

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

餘罪得收贖存留養親

即唐律罪非十惡條

功臣及五品以上官

禁獄者許其親人入侍徒流者並聽隨行違者罪杖同

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隱

即唐律同居
相容隱條

奴婢不得首主

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孫為證弟不證兄妻

不證夫奴婢不證主文職責在奉法犯杖則不敘軍官

至徒流以世功猶得擢用凡若此類或間採唐律或更

立新制所謂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者也建

文帝即位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命朕細閱較

前代往往加重益刑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

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諭天下有
司務崇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成祖詔法司
問囚一依大明律擬議毋妄引榜文條例為深文永樂
元年定誣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讞囚者一依正律盡革
所有條例十五年南直隸巡撫王恕言大明律後有會
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
罵制使及罵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流傳四方有誤

官有乞追板焚燬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十八年定挾詐得財罪例弘治中去定例時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鴻臚少卿李鏊請刪定問刑條例至十三年刑官復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姦列聖因時推廣之而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已私律浸格不用於是下尚書白昂等會九卿議增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

十七條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議以聞九卿執奏乃不果
改然自是以後律例並行而網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條
諸王無故出城有罰其法尤嚴嘉靖七年保定巡撫王
應鵬言正德間新增問刑條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
宜編入不從惟詔偽造印信及竊盜三犯者不得用可
矜例刑部尚書胡世寧又請編斷獄新例亦命止依律
文及弘治十三年所欽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尚書喻
茂堅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會同三法

司申命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後欽定事例永為遵守
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定事例雖奉詔革除顧
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採者亦宜詳檢若官司妄引
條例故入人罪者當議黜罰會茂堅去官詔尚書顧應
詳等定議增至二百九十四條三十四年又因尚書何
釐言增入九事萬厯中給事中烏昇請續增條例至十
三年刑部尚書舒化等乃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
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

律為正文例為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刪世宗時苛令特多崇禎十四年刑部尚書劉澤深復請議定問刑條例帝以律應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刪定畫一為是然時方急迫百司急過不暇議未及行太祖之定律文也歷代相承無敢輕改其一時變通或由詔令或發於廷臣奏議有關治體言獲施行者不可以無詳也洪武元年諭省臣鞠獄當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連坐尚書夏恕嘗引漢法請

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
仍秦舊法太重却其奏不行民父以誣逮其子訴於刑
部法司坐越訴太祖曰子訴父枉出於至情不可罪罪
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御史欲并論父太祖曰子論死
父救之情也但論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
奏民毆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大理卿鄒俊議
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婦係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
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俊議二

十年詹徽言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而免宜并論前罪誅之太祖曰前罪既有復論之則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興通判龐安獲鬻私鹽者送京師而以鹽賞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悖失信於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詔如律永樂二年刑部言河間民訟其母有司反擬母罪詔執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

職官及中外旗校軍民人等凡犯重條依律科斷輕者
免決記罪其有不應侵損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
奏請十六年嚴犯職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
職者無貸復敕刑部官吏受賊者并罪通賄之人徙其
家於邊著為令日久法弛故復申飭之二十九年大理
卿虞謙言誑騙之律當杖而流今梟首非詔書意命如
律擬斷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黃翰言民間無籍之徒
好興詞訟輒令老幼殘疾男婦誣告平人必更議涉虛

加罰乃可遂定老幼殘疾男婦誣告人罰鈔贖罪例其
後憲宗時南京有犯誣告十人以上例發口外為民而
年逾七十律應收贖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
下及廢疾者依律論斷例應充軍瞭哨口外為民者仍
依律發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篤疾有犯應永戍者以子
孫發遣應充軍以下者免之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
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正統五年行在三
法司言洪武定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百二十

貫者免絞充軍今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百二十貫
枉法贓俱發充軍輕重失倫矣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
枉法贓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
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者視見行例發落從之八年大
理寺言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
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請
定為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
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後三犯者絞帝曰竊盜已刺遇

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以聞後
憲宗時都御史李秉援舊例奏革既而南京盜王阿童
五犯皆遇赦免帝聞之詔仍以赦前後三犯為令至神
宗時復議奏請改遣云十二年以知縣陳敏政言民以
後妻所攜前夫之女為子婦及以所攜前夫之子為壻
者並依同父異母姊妹律減等科斷成化元年遼東巡
撫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
例武臣益縱蕩不檢請一切用律詔從之武臣被黜降

者騰口謗訕有司畏事復奏革其令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東陽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為傷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考訊輕罪即時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議

行降調或疾死不實者并治其醫乃下所司議處十三年定竊盜三犯罪戾法司以南京有犯三竊盜計賊滿百貫者犯當絞斬罪雖雜犯其情頗重三犯前罪即累惡不悛之人雖准常例其不滿貫犯徒流以下罪者雖至三犯原情實輕宜特依常例治之議上報允嘉靖十五年時有以手足毆人傷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擬鬪毆殺人論絞大理寺執嘉靖四年例謂當以毆傷論答部臣言律定辜限而問刑條例又謂鬪毆殺人情實事

實者雖延至限外仍擬死罪奏請定奪臣部擬上每奉宸斷多發充軍蓋雖不執前科亦僅末減之耳毆傷情實至限外死即以笞斷是乃僥倖兇人也且如以兇器傷人雖平復例亦充軍豈有實毆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當一兇器傷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報罷請諭中外仍如條例便詔如部議自後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議擬奏請定奪隆慶二年大理少卿王諍言問刑官每違背律例獨任意見如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

施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誥而言今則操軍違限守
備官軍不入直開場賭博槩用此例律文犯姦條下所
謂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買求其妻又使之
休賣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
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犯姦者律從嫁
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為妻原非姦情比律所不禁
今則槩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矣所謂不應得為而為
者答四十重者杖八十蓋謂律文槩載不盡者方用此

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所犯毆人成傷罪宜答而議罪者則曰除毆人成傷律輕不坐外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毆人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應得為臣誠不知其所謂刑部尚書毛愷力爭之廷臣皆是諍議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姦情者不得引用他如故萬厯中左都御史吳時來申明律例六條一律稱庶人之家不許存養奴婢蓋謂功臣家方給賞奴

婢庶民當自服勤勞故不得存養有犯者皆稱僱工人
初未言及縉紳之家也縉紳之家存養奴婢勢所不免
合令法司酌議無論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
者以僱工人論受值微少工作計日月者以凡人論若
財買十五以下恩養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視同
子孫論或恩養未久不成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僱工
人論縉紳之家視奴婢律論一律稱偽造諸衙門印信
者斬惟銅鐵私鑄者故斬若篆文雖印形質非印者不

可謂之偽造故例又立描摸充軍之條以後偽造印信人犯如係木石泥蠟之類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擬斬偽造行使止一次而賊不滿徒者亦准竊盜論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一律稱竊盜三犯者絞以曾經刺字為坐但賊有多寡即擬有輕重以後凡遇竊盜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後者依律論絞或赦前後所犯并計三次者皆得奏請定奪錄官附入矜疑辨問疏內并與改遣一強盜肆行劫殺按賊擬辟決不待時但其中豈無羅

織讐扳妄收抵罪者以後務加叅詳或賊證未明遽難
懸斷者俱擬秋後斬一律稱同謀共毆人以致命傷重
下手者論絞原謀餘人各得其罪其有兩三人共毆一
人各成重傷難定下手者係造謀主令之人遇有在監
禁斃者即以論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數年
之後者即將見監下手之人擬從矜宥是以病亡之軀
而抵毆死之命殊屬縱濫以後毋得一槩准抵一在京
惡逆與強盜真犯雖停刑之年亦不時處決乃兇惡至

於殺父即時凌遲猶有餘憾而在此類反得遷延歲月以故事當類奏無單奏例耳夫單奏急詞也類奏緩詞也如此獄在外數年使其病死將何以快神人之憤哉今後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單詳到院院寺單奏決單一到即時處決其死者下府州縣戮其屍庶典刑得正旨下部寺酌議俱從之惟偽造印文者不論何物成造皆斬報可

贖刑本虞書呂刑有大辟之贖後世皆重言之至宋時

尤慎贖罪非八議者不得與明律頗嚴凡朝廷有所矜恤限於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於贖例所以濟法之太重也又國家得時藉其入以佐緩急而實邊足儲振荒官府頒給諸大費往往取給於贖二者故贖法比歷代特詳凡贖法有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律贖無敢損益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先後互異其端實開於太祖云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決之各還職役不附過杖以上記所

犯罪名每歲類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次數黜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敘至於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過還職而不贖笞五十者調用軍官杖以上皆的決文官及吏杖罪並罷職不敘至嚴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贖及雜犯以下死罪矣三十年命部院議定贖罪事例凡內外官吏犯笞杖者記過徒流遷徙者俸贖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與例互有異同及頒行大明律御製序雜犯死罪徒流遷徙

等刑悉視今定贖罪條例科斷於是例遂輔律而行仁
宗初即位諭都察院言輸罰工作之令行有財者悉倖
免宜一論如律久之其法復弛正統間侍講劉球言輸
罪非古自公罪許贖外宜悉依律時不能從其後循太
祖之例益推廣之凡官吏公私雜犯准徒以下俱聽運
炭納米等項贖罪其軍官軍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贖亦
如之矣贖罪之法明初嘗納銅成化間嘗納馬後皆不
行不具載惟納鈔納錢納銀常並行焉而以初制納鈔

為本故律贖者曰收贖律鈔納贖者曰贖罪例鈔永樂
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
處治其情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
流徒杖笞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宣德二年
定笞杖罪囚每十贖鈔二十貫流徒罪名每徒一等折
杖二十三流並折杖百四十其所罰鈔悉如笞杖所定
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冬按年限杖五
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問擬笞杖罪囚有力者納

鈔笞十二百貫每十以二百貫遞加至笞五十為千貫
杖六十千八百貫每十以三百貫遞加至杖百為三千
貫其官吏贓物亦視今例抄鈔天順五年令罪囚納鈔
每笞十鈔二百貫餘四笞遞加百五十貫至杖六十增
為千四百五十貫餘杖各遞加二百貫成化二年令婦
人犯法贖罪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銀錢之制例難的決
人犯并婦人有力者每杖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
銀一兩每十以二百貫遞減至杖六十為銀六錢笞五

十應減為鈔八百貫折錢五錢每十以百五十貫遞減
至筭二十為銀二錢筭十應鈔二百貫折錢一錢如收
銅錢每銀一兩折七百文其依律贖鈔除過失殺人外
亦視此數折收正德二年定錢鈔兼收之制如杖一百
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者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
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撫湖廣都御史朱廷聲言收贖
與贖罪有異在京與在外不同鈔貫止聚於都下錢法
不行於南方故事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

決者有贖罪例鈔老幼廢疾及婦人餘罪有收贖律鈔
贖罪例鈔錢鈔兼收如答一十收鈔百貫收錢三十五
文其鈔二百貫折錢一錢杖一百收鈔千一百二十五
貫收錢三百五十文其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
今收贖律鈔答一十止贖六百文比例鈔折銀不及一
釐杖一百贖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似為太輕蓋律鈔
與例鈔貫既不同則折銀亦當有異請更定為則凡收
贖者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答一十贖鈔

百文則折銀七釐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贖帝從其奏令中外問刑諸司皆以此例從事是時重修條例奏

定贖例在京則做工

每答一十做工一月折銀三錢至徒五年折銀十八兩

運囚

糧

每答一十米五斗折銀二錢五分至徒五年五十石折銀二十五兩

運灰

每答一十千二百斤折

銀一兩二錢六分至徒五年六萬斤折銀六十三兩

運甄

每答一十七十箇折銀九錢一分至徒五年三

千箇折銀三十九兩

運水和灰五等

每答一十二百斤折銀四錢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銀

十七兩

運灰最重運炭最輕在外則有力稍有二等

初有

頗有力次有力等因御史言而革

其有力視在京運囚糧

每米五斗納穀一石初折

銀上庫後折穀上倉稍有力視在京做工年月為折贖婦人審有

力與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人贖罪應錢鈔並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及天文生餘罪收贖者每笞一十應鈔六百文折收銀七釐五毫於是輕重適均天下便之至萬曆十三年復申明

焉遂為定制凡律屬若天文生習業已成能專其事犯

徒及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婦人犯徒流者決杖一

百餘罪收贖

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贖鈔應十二貫除決杖准訖六貫餘鈔六貫折錢七分五釐餘

做此其決杖一百需有力又納例鈔二十二百五
十貫應收錢三百五十文鈔一千一百二十五貫
凡年

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收贖八十以上

十歲以下及篤疾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凡犯罪時未老

疾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

者依幼小論並得收贖

如六十九以下犯罪年七十事發或無疾時犯罪廢疾後事發

待依老疾收贖他或七十九以下犯死罪八十事發或廢疾時犯罪篤疾時事發得上請八十九犯死罪九

十事發得勿論不在收贖之例

若在徒年限內老疾亦如之

如犯杖六十徒一年

一月之後老疾合計全贖鈔十二貫除已杖六十准三
貫六百文剩徒一年應八貫四百文計算每徒一月贖

鈔七百丈已役一月准贖七百丈外未贖十一月應收贖七貫七百丈餘做此老幼廢疾收贖惟雜犯五年仍科之蓋在明初即真犯死罪不可以徒論也其誣告例事二事以上輕實重

虛或告一事誣輕為重者已論決全抵剩罪未論決答

杖收贖徒流杖一百餘罪亦聽收贖

如告人答三十內止一十實已決全

抵剩二十之罪未決收贖一貫二百丈如告人杖六十內止二十實已決全抵剩四十之罪未決收贖二貫四百丈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內止杖五十實已決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決徒一年折杖六十併杖共七十收贖四貫二百丈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內止杖六十徒一年實已決以總徒四年論全抵剩杖四十徒二年之罪未決以連徒折杖流加一等論共計杖三百二十餘告實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贖

鈔六貫若計剩罪過杖一百以上須的杖一百訖餘罪方聽收贖

又過失傷人准鬪毆

傷人罪依律收贖

至死者准雜犯斬絞收贖鈔四十二貫內鈔八分應三十三貫六百文銅

錢二分應八千四百文給付其家

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贖

鈔三十貫

若犯

徒流存留養親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

其法實杖一百不准折贖然後

計徒流年限一視老幼例贖之此律自英宗時詔有司行之後為制

天文生婦女犯徒流

決杖一百餘罪收贖者雖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決杖

一百律所謂應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議其所犯徒

流之罪以誥減之至臨決時某係天文生某係婦人依

律決杖一百餘收贖所決之杖並須一百者包五徒之數也然與誣告收贖剩杖不同蓋收贖餘徒者決杖而贖徒收贖剩杖者折流歸徒折徒歸杖而照數收贖之其法各別也其婦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姦盜不孝與樂婦外若審有力并決杖亦得以納鈔贖罪

例每杖十

折銀一錢為率至杖一百折銀一兩止

凡律所謂收贖者贖餘罪也其例

得贖罪贖決杖一百也徒杖兩項分科之除婦人之餘因徒流皆杖決不贖惟弘治十三年許樂戶徒杖笞罪

亦不的決此律鈔之大凡也例鈔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負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輓納米納科等

項贖罪

此上條不虧行止者

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

此條行止有虧

者

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

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按徒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

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時新例犯姦盜受賊為
行止有虧之人槩不許贖罪唯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
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寬武
夫重責文吏也於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
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要而論之律
鈔輕例鈔重然律鈔本非輕也祖制每鈔一文當銀一
釐所謂笞一文折鈔六百文定銀七釐五毫者即當時
之銀六錢也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銀七分五釐者即

當時之銀六錢也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七分一釐以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懲犯罪者之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於是不得已定為七釐五毫七分五釐之制而其實所定之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考洪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抵罰役之令居多如發鳳陽屯種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律之所載笞若干鈔若干文杖若干

鈔若干貫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詔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納甘州威虜就彼充軍計其米價腳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其定為贖鈔之等第固不輕於後來之例矣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所不及料也即以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榜例死罪六千貫之詔言之八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

至杖罪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雖革除之際用法特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尚可行者則知鈔法之弊在永樂初年已不啻輕十倍於洪武時矣宣德時申交易用銀之楚冀通鈔法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准鈔折銀之例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准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則後之例鈔纔足比於初之律鈔耳而

況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釐五毫准鈔六百文銀七分五釐准鈔六貫凡所謂律贖者以比於初之律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絕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蓋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寧家原無納贖之例其後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估算事力亦畧相當實不為病也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法既壞變為納銀納朱然運灰運炭運石運甄運碎甄之名目尚存也至萬厯中年中

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并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所謂通變而無失於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或脩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疎放疎放者引赴御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寧家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發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宣德二年御史鄭道寧言納朱贖罪朝廷寬典乃軍儲倉拘係罪囚無朱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

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於原籍匠仍輸作軍仍
備操若非軍匠則追還所隸州縣遣之詔從其奏初制
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蓋降死一等惟
流與充軍為重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如
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誥減一
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設
而不用而充軍之例為獨重律充軍凡四十六條諸司
職掌內二十二條則洪武間例皆律所不載者其嘉靖

二十九年律例充軍凡二百十三條與萬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陝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排甲為二冊一進內府一付該管百戶領去充軍如浙甲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隸應天廬州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四川屬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直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寧遼東屬衛有逃故

按籍勾補其後條例有發烟瘴地面極邊沿海諸處者
例各不同而軍有終身有永遠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
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明初法嚴縣以千數數傳之後
以萬計矣有丁盡戶絕止存軍產者或并無軍產戶名
未除者朝廷歲遣御史清軍有缺必補每當勾丁逮捕
族屬里長延及他甲雞犬為之不寧論者謂既減死罪
一等而法反加於刀鋸之上如革除所遣謫至國亡戍
籍猶有存者刑莫慘於此矣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

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減從
請發不可贖御史周時亮復請廣贖例部議審有力者
銀十兩得贖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贖軍
之議卒罷御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發充
邊軍者宜令納銀自贖部議以為然因擬納例以上帝
曰豈可預設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復不允萬厯二年罷
歲遣清軍御史并于巡按民獲稍安給事中徐桓言死
罪雜犯准徒充軍者當如其例給事嚴用和請以凡大

審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許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
處發叛逆家屬子孫止於本犯親枝內勾補盡絕即與
開豁若未經發遣而病故免其勾補其實犯死罪免死
充軍者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勾原籍子孫其
他充軍及發口外者俱止終身崇禎十一年諭兵部編
遣事宜以千里為附近二千五百里為邊衛三千里外
為邊衛其極邊烟瘴以四千里外為率止拘本妻無妻
則已不許擅勾親鄰如衰癯老疾准發口外為民十五

年又諭欲令引例充軍者准其贖罪時天下已亂議卒不行明制充軍之律最嚴犯者亦最苦親屬有科歛軍裝之費里逃有長途押解之擾至所充之衛衛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去可乾沒口糧每私縱之其後力漸弛發解者不能十一其發極邊者長解輒賄兵部持勘合至衛虛出收管而軍犯顧在家偃息云

明史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九十六至

內閣中書

臣瞿照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九十四

大學士

張廷玉

等奉

勅修

志第七十

刑法二

三法司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

察大理寺駁正太祖嘗曰凡有大獄當面訊防構陷鍛鍊之

弊故其時重案多親鞫不委法司洪武十四年命刑部聽兩

造之詞議定入奏既奏錄所下旨送四輔官諫院官給事中
覆覈無異然後覆奏行之有疑獄則四輔官封駁之踰年四
輔官罷乃命議獄者一歸於三法司十六年命刑部尚書開
濟等議定五六月旬時三審五覆之法十七年建三法於太
平門外鍾山之陰命之曰貫城下勅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
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故獄無囚人貫內
空中有星或數枚者即刑繁刑官非其人有星而明為貴
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爾諸司其各慎乃事法天道

行之令貫索中虛庶不負朕肇建之意又諭法司官布政按察司所擬刑名其間人命重獄具奏轉達刑部都察院叅考大理寺詳擬著為令刑部有十三清吏司治各布政司刑名而陵衛王府公侯伯府在京諸曹及兩京州郡亦分隸之按察名提刑蓋在外之法司也叅以副使僉事分治各府縣事京師自笞以上罪悉由部議洪武初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移駁繁而賄賂行乃命

中書省御史臺詳讞改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
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依律決斷違枉者御史按察
司糾劾至二十六年定制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笞杖
就決徒流遷徙充軍雜犯死罪解部審錄行下具死囚
所坐罪名上部詳議如律者大理寺擬覆平允監收候
決其決不待時重囚報可即奏遣官往決之情詞不明
或失出入者大理寺駁回改正再問駁至三改擬不當
將當該官吏奏問謂之照駁若亭疑讞決而囚有番異

則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番異不服則具奏會九卿
鞠之謂之圓審至三四訊不服而後請旨決焉正統四
年稍更直省決遣之制徒流就彼決遣死罪以聞成化
五年南大理評事張鈺言南京法司多用嚴刑迫囚誣
服其被糾者亦止改正而無罪甚非律意乃詔申大理
寺叅問刑部之制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朱瑬言部囚
送大理第當駁正不當用刑大理卿楊守隨言刑具永
樂間設不可廢帝是其言會官審錄之例定於洪武三

十年初制有大獄必面訊十四年命法司論囚擬律以奏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至是置政平訟理二藩審諭罪囚諭刑部曰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餘俱以所犯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藩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藩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間及駙馬雜聽之錄寃者以狀聞無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論如律諸雜犯准贖

永樂七年令大理寺官引法司囚犯赴承天門外行人
持節傳旨會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審錄如洪武制
十七年令在外死罪重囚悉赴京師審錄仁宗特命內
閣學士會審重囚可疑者再問宣德二年奏重囚帝令
多官覆閱之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
公重民命卿等往同覆審毋致枉死英國公張輔等還
奏訴枉者五六十人重命法司勘實因切戒焉天順三
年令每歲霜降後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重囚謂之朝

審歷朝遂遵行之成化十七年命司禮太監一員會同
三法司堂上官於大理寺審錄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
守備行之自此定例每五年輒大審初成祖定熱審之
例英宗特行朝審至是復有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於
熱審時內閣之與審也自憲宗罷至隆慶元年高拱復
行之故事朝審吏部尚書秉筆時拱適兼吏部故也至
萬曆二十六年朝審吏部尚書缺以戶部尚書楊俊民
主之三十二年復缺以戶部尚書趙世卿主之崇禎十

五年命首輔周延儒同三法司清理淹獄蓋出於特旨
云大審自萬厯二十九年曠不舉四十四年乃行之熟
審始永樂二年止決遣輕罪命出獄聽候而已尋并寬
及徒流以下宣德二年五六月連諭三法司錄上繫
囚罪狀凡決遣二千八百餘人七年二月親閱法司所
進繫囚罪狀決遣千餘人減等輸納春審自此始六月
又以炎暑命自實犯死罪外悉早發遣且馳諭中外刑
獄悉如之成化時熟審始有重罪矜疑輕罪減等枷號

疎放諸例正德元年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言每歲熟審事例行於北京而不行於南京五年一審錄事例行於在京而畧於在外今宜通行南京凡審囚三法司皆會審其在外審錄亦依此例詔可嘉靖十年令每年熟審并五年審錄之期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皆減一年二十三年刑科羅崇奎言五六月間笞罪應釋放徒罪應減等者亦宜如成化時欽恤枷號例暫與蠲免至六月終止南法司亦如之報可隆慶五年令贓銀止

十兩以上監久產絕或身故者熱審免追釋其家屬萬
厯三十九年方大暑省刑而熱審矜疑疏未下刑部侍
郎沈應文以獄囚久滯乞暫豁矜疑者未報明日法司
盡按囚籍軍徒杖罪未結者五十三人發大興宛平二
縣監候乃以疏聞神宗亦不罪也舊例每年熱審自小
滿後十餘日司禮監傳旨下刑部即會同都察院錦衣
衛題請通行南京法司一體審擬具奏京師自命下之
日至六月終止南京自部移至日為始亦滿兩月而止

四十四年不舉行明年又踰兩月命未下會暑雨獄中
多疫言官以熱審愆期朝審不行詔獄理刑無人三事
交章上請又請釋楚宗英嫵蘊鋤等五十餘人墨誤知
縣滿朝薦同知王邦才卞孔時等皆不報崇禎十五年
四月亢旱下詔清獄中允黃道周言中外齋宿為百姓
請命而五日之內繫兩尚書不聞有抗疏爭者尚足回
天意乎兩尚書謂李日宣陳新甲也帝方重怒二人不
能從歷朝無寒審之制崇禎十年以代州知州郭正中

疏及寒審命所司求故事尚書鄭三俊乃引數事以奏
言謹按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太祖諭刑部尚書
楊靖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
北邊以自贖永樂四年十一月法司進月繫囚數凡數
百人大辟僅十之一成祖諭呂震曰此等既非死罪而
久繫不決天氣沍寒必有聽其冤死者凡雜犯死罪下
約二百悉准贖發遣九年十一月刑科曹潤等言昔以
天寒審釋輕囚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間瘐死者

九百三十餘人獄吏之毒所不忍言成祖召法司切責
遂詔徒流以下三日內決放重罪當繫者恤之無令死
於饑寒十二年十一月復令以疑獄名上親閱之宣德
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節減雜犯死罪以下宥笞杖
及枷鐐者嗣後世宗神宗或以災異修刑或以覃恩布
德寒審雖無近例而先朝寬大皆所宜取法者奏上帝
納其言然永樂十一年十月遣副都御史李慶齋壘書
命皇太子錄南京囚贖雜犯死罪以下宣德四年冬以

天氣沍寒勅南北刑官悉錄繫囚以聞不分輕重因謂
夏原吉等曰堯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時刑措不用
皆君臣同德所致朕德薄鄉等其勉力匡扶庶無愧古
人此寒審最著者三俊亦不暇詳也在外恤刑會審之
例定於成化時初太祖惠刑獄墾蔽分遣御史林愿石
恒等治各道囚而勅諭之宣宗夜讀周官立政式敬爾
由獄以長我王國慨然興歎以為立國基命在於此乃
勅三法司朕體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令爾等詳覆

天下重獄而犯者遠在萬千里外需次當決豈能無冤
因遣官審錄之正統六年四月以災異頻見勅遣三法
司官詳審天下疑獄於是御史張驥刑部郎林厚大理
寺正李從智等十三人同奉勅往而復以刑部侍郎何
文淵大理卿王文巡撫侍郎周忱刑科給事中郭瑾審
兩京刑獄亦賜之勅後評事馬豫言臣奉勅審刑竊見
各處捉獲強盜多因讎人指攀拷掠成獄不待詳報死
傷者甚多今後宜勿聽妄指果有賊證御史按察司會

審方許論決若未審錄有傷死者毋得准例陞賞是年
出死囚以下無數九年山東副使王裕言獄囚當會審
而御史及三司官或踰年一會囚多瘐死往者常遣御
史會按察司詳審釋遣甚衆今莫若罷會審之例而行
詳審之法勅遣按察司官一員專審諸獄部持舊制不
可廢帝命審例仍舊復如詳審例選按察司官一員與
巡按御史同審失出者姑勿問涉贓私者究如律成化
元年南京戶部侍郎陳翼因災異復請如正統例部議

以諸方多事不行八年乃分遣刑部郎中劉秩等十四人會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審錄勅書鄭重遣之十二年大學士商輅言自八年遣官後五年於茲乞更如例行帝從其請至十七年定在京五年大審即於是年遣部寺官分行天下會同巡按御史行事於是恤刑者至則多所放遣嘉靖四十三年定坐贓不及百兩產絕者免監追萬厯四年勅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并兩犯徒律應總徒四年者各減一年其他徒流等罪俱減等皆由

恤刑者奏定所生全者益多矣初正統十一年遣刑部郎中郭恂員外陸瑜審南北直隸獄囚丈職五品以下有罪許執問嘉靖間制審錄官一省事竣總計前後所奏依准改駁多寡通行考覈改駁數多者聽劾故恤刑之權重而責亦匪輕此中外法司審錄之大較也凡刑部問發罪囚所司通將所問囚數不分罪名輕重分南北人各若干送山東司呈堂奏聞謂之歲報每月以見監罪囚奏聞謂之月報其做工運炭等項每五日開送

工科填寫精微冊月終分六科輪報之凡法官治囚皆有成法提人勘事必齎精微批文京外官五品以上有犯必奏聞請旨不得擅勾問罪在八議者實封以聞民間獄訟非通政司轉達於部刑部不得聽理誣告者反坐越訴者笞擊登聞鼓不實者杖許告聞官必覈實乃逮問至罪囚打斷起發有定期刑具有定器停刑有定期日檢驗屍傷有定法恤囚有定規籍沒亦有定物惟復讎者無明文弘治元年刑部尚書何喬新言舊制提

人所在官司必驗精微批文與符號相合然後發遣此祖宗杜漸防微深意也近者中外提人止憑駕帖既不用符真偽莫辨姦人矯命何以拒之請給批文如故帝曰此祖宗舊例不可廢命復行之然旗校提人率齋駕帖嘉靖元年錦衣衛千戶白壽等齋駕帖詣科給事中劉濟謂當以御批原本送科使知其事兩人相爭並列上命檢成弘事例以聞濟復言自天順時例即如此帝入壽言責濟以狀對亦無以罪也天啟時魏忠賢用駕

帖提周順昌諸人竟激蘇州之變兩畿決囚亦必驗精
微批嘉靖二十一年恤刑主事戴梗吳元璧呂顥等行
急失與內號相驗比至與原給外號不合為巡按御史
所糾納贖還職成化時六品以下官有罪巡按御史輒
令府官提問陝西巡撫項忠言祖制京外五品以上官
有犯奏聞不得擅勾問今巡按輒提問六品官甚乖律
意當聞於朝命御史按察司提問為是乃下部議從之
凡罪在八議者實封奏聞請旨惟十惡不用此例所屬

官為上司非理凌虐亦聽實封徑奏官軍犯罪都督府請旨諸司事涉軍官及呈告軍官不法者俱密以實封奏無得擅勾問嘉靖中順天按察御史鄭存仁檄府縣凡法司有所追取不得輒發尚書鄭曉考故事民間詞訟非自通政司轉達不得聽而諸司有應問罪人必送刑部各不相侵曉乃言刑部追取人府縣不當却存仁違制宜罪存仁亦執自下而上之律論曉欺罔乃命在外者屬有司在京者屬刑部然自曉去位民間詞訟五

城御史輒受之不復遵祖制矣洪武時有告謀反者勘問不實刑部言當抵罪帝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若此者罪止杖一百蓋以開來告之路也帝曰姦徒不抵善人被誣者多矣自今告謀反不實者抵罪學正孫詢許稅使孫必貴為胡黨又許元叅政恭銘常自稱老豪傑謗訕朝廷帝以告許非儒者所為置不問永樂間定制誣三四人杖徒五六人流三千里十人以上者凌遲家屬徙化外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訴京師及按其事往住

不實乃嚴越訴之禁命老人理一鄉詞訟會里胥決之事重者始白於官然卒不能止越訴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邊宣德時越訴得實者免罪不實仍戍邊景泰中不問虛實皆發口外充軍後不以為例也登聞鼓洪武元年置於午門外一御史日監之非大寃及機密重情不得擊擊即引奏後移置長安右門外六科錦衣衛輪收以聞旨下校尉領駕帖送所司問理蒙蔽阻遏者罪龍江衛吏有過罰令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

徽不聽擊鼓訴冤太祖切責徽使吏終喪永樂元年縣令以贓戍擊鼓陳狀帝為下法司其人言實受贓年老昏眊所致惟上哀憫帝以其歸誠屈法宥之宣德時直登聞鼓給事林富言重囚二十七人以姦盜當決擊鼓訴冤煩瀆不可宥帝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煩瀆自後凡擊鼓訴冤阻遏者罪凡許告原問官司者成化間定議覈究得實然後逮問弘治時南京御史王良臣按指揮周愷等怙勢贖貨愷等遂許良臣詔下南

京法司逮繫會鞠侍郎楊守隨言此與舊章不合請
自今以後官吏軍民奏訴牽緣別事據拾原問官者立案
不行所奏事仍令問結虛詐者擬罪原問官枉斷者亦
罪乃下其議於三法司法司覆奏如所請從之洪武二
十六年以前刑部令主事廳會御史五軍斷事司大理
寺五城兵馬指揮使官打斷罪囚二十九年并差錦衣
衛官其後惟主事會御史將笞杖罪於打斷廳決訖附
卷奉旨者次日覆命萬厯中刑部尚書孫丕揚言折獄

之不速由文移牽制故耳議斷既成部寺各立長單刑部送審掛號次日即送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即還本部叅差者究處庶事體可一至於打斷相驗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會同餘日止會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詳鞠笞杖小罪聽堂部處分命如議行凡獄囚已審錄應決斷者限三日應起發者限十日逾限計日以笞囚淹滯至死者罪徒此舊例也嘉靖六年給事中周瑋言比者獄吏苛刻犯無輕重概加幽繫案無新故動引歲

時意喻色授之間論奏未成囚骨已糜又况偏州下邑
督察不及姦吏悍卒倚獄為市或扼其飲食以困之或
徒之穢溷以苦之備諸痛楚十不一生臣觀律令所載
凡逮繫囚犯老疾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杻薦蓆必以
時飭涼漿暖匣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服有疾者予
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祖宗良法美意宜勅臣
下同為奉行凡逮繫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
載文冊申報長吏較其結竟之遲速病故之多寡以為

功罪而黜陟之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斥為民雖才守可觀不得推薦凡內外問刑官惟死罪并竊盜重犯始用拷訊餘止鞭扑常刑酷吏輒用挺棍夾棍腦箍烙鐵及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或灌鼻釘指用徑寸蠟杆不去稜節竹片或鞭脊背兩踝致傷以上者俱奏請罪至充軍停刑之月自立春以後至春分以前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日檢驗

屍傷照磨司取部印屍圖一幅委五城兵馬司如法檢驗府則通判推官州縣則長官親檢毋得委下僚獄囚貧不自給者洪武十五年定制人給米日一升二十四年革去正統二年以侍郎何文淵言詔如舊且令有贓罰敝衣得分給成化十二年令有司買藥餌送部又廣設惠民藥局療治囚人至正德十四年囚犯煤油藥料皆設額銀定數嘉靖六年以運炭等有力罪囚折色糴米上本部倉每年約五百石乃停收歲冬給綿衣褲各

一事提牢主事驗給之犯罪籍沒者洪武元年定制自反叛外其餘罪犯止沒田產孳畜二十一年詔謀逆姦黨及造偽鈔者沒貲產丁口以農器耕牛給還之凡應合鈔劄者曰姦黨曰謀反大逆曰姦黨惡曰造偽鈔曰殺一家三人曰採生折割人為首其大誥所定十條後未嘗用也復讎惟祖父被毆條見之曰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時即殺死者勿論其餘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殺之者杖一百按律

罪人應死已就拘執其捕者擅殺之罪亦止此則所謂家屬人等自包兄弟在內其例可類推也凡決囚每歲朝審畢法司以死罪請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決單於冬至前會審決之正統元年令重囚三覆奏畢仍請駕帖付錦衣衛監刑官領校尉詣法司取囚赴市又制臨決囚有訴寃者直登聞鼓給事中取狀封進仍批校尉手馳赴市曹暫停刑嘉靖元年給事中劉濟等以囚廖鵬父子及王欽陶杰等頗有內援懼上意

不決乃言往歲三覆奏畢待駕帖則已日午鼓下仍受
訴詞得報且及未申時及再請始刑時已過酉大非刑
人於市與衆棄之之意請自今決囚在未前畢事從之
七年定議重囚有冤家屬於臨決前一日撾鼓翼日午
前下過午行刑不覆奏南京決囚無刑科覆奏例弘治
十八年南刑部奏決不待時者三人大理寺已審允下
法司議謂在京重囚間有決不待時者審允奏請至刑
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監候會審南京無覆奏例乞候秋

後審竟類奏定奪如有巨憝難依常例者更具奏處決著為令詔可各省決囚永樂元年定制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審決弘治十三年定歲差審決重囚官俱以霜降後至限期復命凡有大慶及災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惡及故犯者不赦律文曰赦出臨時定罪名特免或降減從輕者不在此限十惡中不睦又在會赦原宥之例此則不赦者亦得原若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仍依常赦不宥之律自仁宗立赦條三

十五皆楊士奇代草盡除永樂年間敝政歷代因之凡先朝不便於民者皆援遺詔或登極詔革除之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弘治元年民呂梁山等四人坐竊盜殺人死遇赦都御史馬文升請宥死戍邊帝特命依律斬之世宗雖屢停刑尤慎無赦廷臣屢援赦令欲宥大禮大獄暨建言諸臣益持不允及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輅酷殺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當發口外乃特命如詔書宥免而以違詔責廷相等四十一

年三殿成羣臣請頒赦帝曰赦乃小人之幸不允穆宗
登極覃恩雖徒流人犯已至配所者皆許放還蓋為遷
謫諸臣地也有明一代刑法大概太祖開國之初懲元
季貪冒重繩職吏揭諸司犯法者於申明亭以示戒又
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復職書過榜其門使自省不
悛論如律累頒犯諭戒諭榜諭悉象以刑誥示天下及
十八年大誥成序之曰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
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

百棄市以下萬數貴溪儒士夏伯啟叔姪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玉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囊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所由設也其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郭桓為誅首郭桓者戶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趙全德等與桓為姦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繫死者數萬人覈贓

所寄借偏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時咸歸謗御史
余敏丁廷舉或以為言帝乃手詔列桓等罪而論右審
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詔有司除姦顧復生
姦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宥先是十五年空印
事發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覈錢糧軍需諸事
以道遠豫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及是帝疑
有姦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寧海人鄭士利
上書訟其冤復杖戍之二獄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

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然時引大體有所縱舍沅陵知縣張傑當輸作自陳毋賀當元季胤離守節今年老失養帝謂可勵俗特赦之秩傑令終養給事中彭與民坐繫其父為上表訴哀立釋之且免同繫十七人有死囚妻妾訴夫寃法司請黥之帝以婦為夫訴職也不罪都察院當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羣臣鞠有寃者減數人死真州民十八人謀不軌戮之而釋其母子當連坐者所用深文吏開濟詹徽陳寧陶凱輩後率以罪誅之

亦數宣仁言不欲純任刑罰嘗行郊壇皇太子從指道
旁荆楚曰古用此為扑刑取能去風雖寒不傷也尚書
開濟議法密諭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鯢鰕焚林而田禍
及麋麇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濟慙謝叅政楊憲欲重
法帝曰求生於重典猶索魚於釜得活難矣御史中丞
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太祖曰不
然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
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叅夷之誅而囹圄成

市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又嘗謂尚書劉惟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梁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謂善治乎蓋太祖用重典以懲一時而酌中制以垂後世故猛烈之治寬仁之詔相輔而行未嘗偏廢也建文帝繼體守文專欲以仁義化民元年刑部報囚減太祖時十三矣成祖起靖難之師悉指忠臣為姦黨甚者加族誅掘塚妻女發浣衣局教坊司親黨謫戍者

至隆萬間猶勾伍不絕也抗違者既盡殺戮懼人竊議之疾誹謗特甚山陽民丁鈺訐其鄉誹謗罪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刑科給事中永樂十七年復申其禁而陳瑛呂震紀綱輩先後用事專以刻深固寵於是蕭議周新解縉等多無罪死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間示寬大千戶某灌桐油皮鞭中以決人刑部當以杖命并罷其職法司奏冒支官糧者命即戮之刑部為覆奏帝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罪皆

五覆奏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即位謂金純劉觀曰卿等皆國大臣如朕處法失中須更執奏朕不難從善也因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豈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加意甘為酷吏而不愧自今審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洪熙改元二月諭都御史劉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以誣陷為功人或片言及國事輒論誹

謗身家破滅莫復辦理今數月間此風又萌夫治道所
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奈何禁誹謗哉因顧士奇
等曰此事必以詔書行之於是士奇承旨載帝言於己
丑詔書云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
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
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制文武諸司亦毋得暴
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
孝論除謀反及大逆者餘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連坐

法告誹謗者勿治在位未一年仁恩該洽矣宣宗承之
益多惠政宣德元年大理寺駁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殺
夫之寃帝切責刑官尚書金純等謝罪乃已義勇軍士
閻羣兒等九人被誣為盜當斬家人擊登聞鼓訴寃覆
按實不為盜命釋羣兒等而切責都御史劉觀其後每
遇奏囚色慘然御膳為廢或以手撒其牘謂左右曰說
與刑官少緩之一日御文華殿與羣臣論古肉刑侍郎
對漢除肉刑人遂輕犯法帝曰此自由教化豈關肉刑

之有無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竄殛可見
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濫及也况漢承秦敝挾書
有律若概用肉刑受傷者必多矣明年著帝訓五十五
篇其一恤刑也武進伯朱冕言比遣舍人林寬等送囚
百十七人戍邊到者僅五十人餘皆道死帝怒命法司
窮治之帝寬詔歲下閱囚屢放遣有至三千人者諭刑
官曰吾慮其瘐死故寬貸之非常制也是時官吏納米
百石若五十石得贖雜犯死罪軍民減十之二諸邊衛

十二石遼東二十石於例為太輕然獨嚴職吏之罰命
大職犯職者俱依律科斷由是用法輕而貪墨之風亦
不甚恣然明制重朋比之誅都御史夏迪催糧常州御
史何楚英誣以受金諸司懼罪明知其冤不敢白迪竟
充驛夫憤死以帝之寬仁而大臣有冤死者此立法之
弊也英宗以後仁宣之政衰正統初三楊當國猶恪守
祖法禁內外諸司鍛鍊刑獄刑部尚書魏源以災旱上
疑獄請命各巡撫審錄從之無巡撫者命巡按清軍御

史行在都察院亦以疑獄上通審錄之御史陳祚言法
司論獄多違定律專務刻深如戶部侍郎吳璽舉淫行
主事吳軌宜坐貢舉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
斬及軌自經死獄官卒之罪明有遞減科乃援不應之
事理重者概杖之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法
司乃抑輕從重至此非所以廣聖朝之仁厚也今後有
妄援重律者請以變亂成法罪之帝是其言為申警戒
至六年王振始亂政數辱廷臣刑章大紊侍講劉球條

上十事中言天降災譴多感於刑罰之不中宜一任法
司視其徇私不當者而加以罪雖有觸忤如漢犯蹕盜
環之事猶當聽張釋之之執奏而從之帝不能用而球
即以是疏觸振怒死於獄然諸酷虐事大率振為之帝
心頗寬平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悅以毆關殺人之類百
餘人聞請宥俱減死戍邊景泰中陽穀主簿馬彥斌當
斬其子震請代死特宥彥斌編震充邊衛軍大理少卿
薛瑄言法司發擬罪囚多加參語奏請變亂律意詔法

官問獄一依律令不許妄加參語六年以災異審錄中
外刑獄全活者甚衆天順中詔獄繁興三法司錦衣衛
多繫囚未決吏往往洩獄情為姦都御史蕭維禎附會
徐有貞枉殺王文于謙等而刑部侍郎劉廣衡即以詐
撰制文坐有貞斬罪其後緹騎四出海內不安然霜降
後審錄重囚實自天順間始至成化初刑部尚書陸瑜
等以請命舉行之獄上核其情可矜疑者免死發戍列
代奉行人獲沾法外恩矣憲宗之即位也勅三法司中

外文武羣臣除贓罪外所犯罪名紀錄在官者悉與滿
滌其後歲以為常十年當決囚冬至節近特命過節行
刑既而給事中言冬至後行刑非時遂詔俟來年冬月
山西巡撫何喬新劾奏遲延獄詞僉事尚敬劉源因言
凡二司不決斷詞訟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請執問帝曰
刑獄重事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特為未
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決斷無罪拘幽往往瘦
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條其即以喬

新所奏通行天下又定制凡盜賊贓仗未真人命死傷
未經勘驗輒加重刑致死獄中者審勘有無故失明白
不分軍民職官俱視酷刑事例為民侍郎楊宣妻悍妬
殺婢十餘人部擬命婦合坐者律特命決杖五十時帝
多裨政而於刑獄尤慎之所失惟一二事嘗欲殺一囚
不許覆奏御史方佑復以請帝怒杖謫佑吉安知府許
聰有罪中官黃高嗾法司論斬給事中白昂以未經審
錄為請不聽竟乘夜斬之孝宗初立免應決死罪四十

八人元年知州劉概坐妖言罪斬以王恕爭得長繫末
年刑部尚書閔珪識重獄忤旨久不下帝與劉大夏語
及之對曰人臣執法效忠珪所為無足異帝曰且道自
古君臣會有此事否對曰臣幼讀孟子見瞽瞍殺人梟
陶執之之語珪所執未可深責也帝領之明日疏下遂
如擬前後所任司寇何喬新彭韶白昂閔珪皆持法平
者海內翕然頌仁德焉正德五年會審重囚減死者二
人時冤濫滿獄李東陽等因風霾以為言特許寬恤而

刑官懼觸劉瑾怒所上止此後磔流賊趙璲等於市刺
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不聽尋以皮製鞍鐙
帝每騎乘之而廷杖直言之臣亦武宗為甚世宗即位
七月因日精門災疏理冤抑命再問緩死者三十八人
而廖鵬王瓛齊佐等與馬給事中李復禮等言鵬等皆
江彬錢寧之黨王法所必誅乃令禁之如故後皆次第
伏法自杖諸爭大禮者遂痛折廷臣五年命張璁桂萼
方獻夫攝三法司變李福達之獄欲坐馬錄以姦黨律

楊一清力爭乃戍錄而坐罪者四十餘人璉等以為已
功遂請帝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是獄所坐大抵璉
三人夙嫌者以祖宗之法供權臣排陷而帝不悟也八
年京師民張福殺母訴為張柱所殺刑部郎中魏應召
覆治得實而帝以柱乃武宗后家僕有意曲殺之命侍
郎許讚盡反讞詞而下都御史熊浹及應召於獄其後
猜忌日甚冤濫者多雖閒命寬恤而意主苛刻嘗諭輔
臣近連歲因災異免刑今復當刑科三覆請旨朕思死

刑重事欲將盜陵殿等物及毆罵父母大傷倫理者取決餘令法司再理與御共論慎之慎之時以為得大體越數年大理寺奉詔讞獄囚應減死者者帝謂諸囚罪皆不赦乃假借恩例縱姦壞法黜降寺丞以下有差自九年舉秋謝醮免決囚自後或應祥瑞或因郊祀大報停刑之典每歲舉行然屢譴怒執法官以為不時請旨至上迫冬至廢義而市恩也遂削刑部尚書吳山職降調刑科給事中劉三畏等中年並肆誅戮自宰輔夏言

不免至三十七年乃出手諭言司牧者未盡得人任情作威湖廣幼民吳一魁二命枉刑母又就捕情迫無控萬里叩閭以此推之冤抑者不知其幾爾等宜亟體朕心加意矜恤仍通行天下咸使喻之是詔也卹卹乎有哀痛之思焉末年主事海瑞上書觸忤刑部當以死帝持其章不下瑞得長繫穆宗立徐階緣帝意為遺詔盡還諸逐臣優恤死亡縱釋幽繫讀詔書者無不嘆息萬厯初冬月詔停刑者三矣五年九月司禮太監孫得勝

復傳旨奉聖母諭大婚期近命閣臣於三覆奏本擬旨
免刑張居正言祖宗舊制凡犯死罪鞠問既明依律棄
市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齋醮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
間從御筆所勾量行取決此特近年姑息之弊非舊制
也臣等詳閱諸囚罪狀皆滅絕天理敗傷彝倫聖母獨
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皆含
冤蓄憤於幽冥之中使不一雪其痛怨恨之氣上千天
和所傷必多今不行刑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

又乖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給事中嚴用和等亦以
為言詔許之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
命自齊黃外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勘豁帝性仁柔而獨
惡言者自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內外官杖戍為民者至
百四十人後不復視朝刑辟罕用死囚屢停免云天啟
中酷刑多別見不具論莊烈帝即位誅魏忠賢崇禎二
年欽定逆案凡六等天下稱快然是時承神宗廢弛熹
宗昏亂之後銳意綜理用刑頗急大臣多下獄者矣六

年冬論囚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權而溫體仁無所
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抵任七日城陷坐死帝心
憫之體仁不為救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麒疏救鄭三俊
因言皇上御極以來諸臣麗丹書者幾千園扉為滿使
情法盡協猶屬可憐況怵惕於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
無挽回有揣摩而無補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豈聖人
惟刑之恤之意哉帝不能納也是年冬以孳見停刑其
事關封疆及錢糧勦寇者詔刑部五日具獄十二年御

史魏景琦論囚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將斬忽中官本清銜命馳免因釋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責下錦衣獄蓋帝以囚有聲寃者停刑請旨而景琦倉卒不辨故獲罪十四年大學士范復粹疏請清獄言獄中文武疊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報是時國事日棘惟用重法以繩羣臣救過不暇而卒無救於亂亡也

明史卷九十四